

“谁解绘其真”:端恩的题红诗与清宗室文人社会心理

李贵连*

【摘要】文学是生活的间接反映,一个群体的文化特质往往和其所面对的问题及处境息息相关。清宗室文人既是封建君主集权体系中专制政体的延伸,又在天潢贵胄闲适优裕生活的另一面承载着皇权的势压和政治倾轧所带来的焦虑紧张。娴熟笔墨的学植修养使他们习惯了用文字呈现志趣、交心友朋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常用诗歌的咏叹抒散内心的惶惑和隐忧。曹雪芹作为汉军旗人的特定身份及其在宗室文人交际圈的辗转声名传播,给端恩等宗室文人以族群身份认同感和斯人宛在的亲切感;《红楼梦》在预示封建体制没落和崩塌的同时,也给他们无可奈何的命运代入感。宗室文人关于《红楼梦》的题咏在表现他们闲适雅致情趣的同时,更体现了这一群体所濡染的儒家事功观念和多发性的投闲置散两者之间所激发出的人生如梦的惶惑。

【关键词】端恩;宗室文人;题红诗;社会心理

曹雪芹作为旗人,其所交往的也大多是敦敏、敦诚这样的满族文人。这些宗室贵族的相关记载与题咏一直是学界赖以考索曹雪芹及《红楼梦》史实的重要线索。《红楼梦》早期以抄本的形式在旗人文化圈中流传,敦诚、敦敏、永忠、奕绘、明义等宗室贵族诗人或为记述与曹雪芹的交往,或为题咏评论《红楼梦》的成书及文本,尽管其中有所矛盾抵牾,但始终是我们藉以了解曹雪芹及《红楼梦》的珍贵文献。从敦诚的《四松堂集》以及敦敏的《懋斋诗钞》可知,敦敏、敦诚的堂兄敏诚、堂弟宜兴等人也应是曹雪芹交际圈中的重要人物,宜兴还是敦诚《四松堂集》的编辑刊刻者。但敏诚、宜兴等人的文集目前已难以寻见。红学作为一门显学,新材料的发现已殊非易事。其实除了与曹雪芹有直接交往的宗室及贵族文人以外,还有与曹雪芹有各种间接联系的宗室文人,比如端恩、廷爽、载滢等,出于对曹雪芹族群身份的认同以及对《红楼梦》的喜爱,均有与《红楼梦》相关的题咏。如何对现有的文献进行详尽细致的分析,从而更加深入多角度地揭示出《红楼梦》的历史文化影响,从中考索出题咏者的境遇及体悟,是颇费寻思但又富于意味的事情。

*文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312000。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满人经学研究”(16BZW090)阶段性成果。

一、传奇与小说：细节参详下的雅致持矜

相对比西方学术传统中重视通过小说的间接反映来体察真实的历史，中国传统学界对小说体式看法是轻视甚至抵触的。从庄子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①，到有清一代三番五次的官方明文查禁“淫词小说”，在经学笼罩、优先一切学术领域的中国古典文化场域，小说从来不是我们追求真理所要选择的首要道路。这一方面是由于小说直抵世道人心的巨大影响力所带来的“违碍”恐惧，也当然有部分小说“秽褻淫词”有乖风化的自身短板。直到晚清“小说界革命”，小说这一文体才稍稍摆脱了“荒忽不经”的舆论尴尬。

今天看来蕴蓄深广且情趣高雅的《红楼梦》，在清代却被《劝戒四录》之类的文章称为“启人淫妄，导人邪机”^②或者是“邪说波行之尤，无非糟蹋旗人”^③，甚至被附会出所谓曹雪芹在地狱受苦以及断绝子嗣之类的报应故事。当然相比之下，喜爱叹赏《红楼梦》的读者还在多数。但既然存在贬斥的声浪且《红楼梦》属于体式上被等而下之的小说，一些宗室文人在提及《红楼梦》时就会表现出对其文体的变易称谓。

爱新觉罗·端恩，生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卒于道光六年（1826），第九代睿勤亲王，爱新觉罗·淳颖第四子，嘉庆七年（1802）袭睿亲王爵。工诗善画，有《睿亲王端恩诗稿》传世。谈到睿亲王，我们最熟悉的当属第一代睿亲王多尔衮。多尔衮戎马一生，为清朝定鼎中原建立了莫大功勋。然权倾朝野，难免树敌颇多，又兼多尔衮本人对权力的热衷及由之而带来的政治斗争，最终导致死后被削爵掘墓、黜出宗室、抄没家产的结果。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清高宗以当年多尔衮为小人诬蔑及于开国有功，复任多尔衮为睿亲王，追封谥号为“忠”，配享太庙，其爵位世袭罔替。下诏多尔博还为多尔衮后嗣，命令淳颖袭爵为睿亲王。淳颖（1761—1800），豫通亲王多铎五子多尔博后裔、豫恪亲王如松第三子。据路工、胡小伟考证，淳颖写有《读〈石头记〉偶成》一诗，诗云：“满纸喁喁语不休，英雄血泪几难收。痴情尽处灰同冷，幻境传来石也愁。怕见春归人易老，岂知花落水仍流。红颜黄土梦凄切，麦饭啼鹃认故邱。”^④

关于淳颖的这首题红诗，有嘉庆十年（1805）英和序，淳颖子端恩、禧恩刊校的淳颖《虚白亭诗钞》未有收录。但在端恩自己的《睿亲王端恩诗稿》中，却明确收录了端恩的《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⑤：

谁撰红楼梦，通灵石点头。户应称锦绣，乡自引温柔。
天意有缘聚，人心无厌谋。大观园内景，真幻问原由。

缘怨浮生结，繁华聚一家。美人闲斗草，公子坐看花。
漫说炎凉态，休同梦醒夸。有情原不老，何处问根芽。

顽石温如玉，灵台何处寻。潇湘晴待月，芍药醉眠阴。
碧落中天镜，红颜一片心。痴情多少事，相聚即知音。

世态形容易，痴情儿女多。吟诗秋赏菊，持钓夏观荷。
老媪俗无赖，佳人酸奈何。梦回云警幻，试问醒来么？

①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53页。

②鲁迅：《小说旧闻钞》，《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15页。

③鲁迅：《小说旧闻钞》，《鲁迅全集》，第116页。

④路工、胡小伟：《一首新发现的早期题红诗》，《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十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⑤爱新觉罗·端恩：《睿亲王端恩诗稿》，《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十辑第2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71页。

《红楼梦》问世后,曾有仲振奎、石韞玉、陈钟麟等人据以改编为《红楼梦传奇》,其中又尤以仲振奎所作最为著名。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作于嘉庆二年(1797)底,成于嘉庆三年(1798)初。石韞玉的《红楼梦传奇》成书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陈钟麟的《红楼梦传奇》成书于道光十五年(1835)。^①从生活的年代来推测,端恩有可能是看了仲振奎或是石韞玉的《红楼梦传奇》之后,有感而作《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杨懋建《长安看花记》载:“红豆村樵‘红楼梦传奇’盛行于世……故歌楼惟仲云洞本传习最多。”^②端恩有诗名《李笠翁赋荔枝福橘杨梅葡萄苹婆梨六种荔枝称极品福橘等列五等封颇有意致因各戏题一诗以续貂》,其中的李笠翁即戏曲家李渔,说明端恩还是颇喜欢戏曲并关注戏曲家的相关创作的。虽说清初禁戏甚严,尤其旗人更是严禁出入戏馆,至于市卖一应小说淫辞,亦严查禁绝,但“自乾隆中叶以后,托于海宇承平,禁例稍宽,《红楼》、《绿野》、《儒林》、《镜花》诸著,遂盛行一时”^③。吴克歧《忏玉楼丛书提要》亦云:“当时贵族豪门,每于灯红酒绿之余,令二八女郎歌舞于红氍毹上,以娱宾客,而葬花一出,尤为人所倾倒。”^④

当然,虽说传奇在明清多用来指戏曲,但依旧用来指称“唐传奇”意义上的“传奇”意即小说的也仍然不乏其例。比如张问陶《赠高兰墅鹖同年》诗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⑤在《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中也写道:“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⑥这其中的“传奇”就是传述奇闻异事之意。因此,端恩《戏题红楼梦传奇》中的“传奇”也有可能是指小说。

端恩有《红楼梦围棋》诗云:“谁识传奇本道书,大观警幻问真如。纵横试步竿头进,不退存心悟太虚。”^⑦细览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未有提到有关围棋的情节。所以端恩诗中所说的“传奇”就不应该是指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再者,仲著虽然在红楼梦戏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其吸收道彦子《后红楼梦》宝、黛终成眷属的大团圆式结局,未免有失曹雪芹《红楼梦》的主旨,陷入对原书思想意蕴的庸俗理解,似乎也较难让端恩生发出“谁识传奇本道书”的感慨。历来评点仲振奎《红楼梦传奇》者颇多,比如题“都转宾谷夫子题辞”的诗句云:“梦中死去梦中生,生固茫然死不醒。试看还魂人样子,古今何独《牡丹亭》。”^⑧这就和端恩《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中的旨趣完全不同了。

或许也有人会说,也有可能是端恩看了石韞玉的《红楼梦传奇》之后写作了《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因为石韞玉生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卒于道光十七年(1837),不仅生活的年代与端恩相近,且石韞玉与爱新觉罗家族的成亲王永理以及定亲王绵恩均甚友善。但是石韞玉的《红楼梦传奇》从第一出宝玉“太虚真境”《梦游》到最后一出黛玉魂归“太虚真境”的《幻圆》,包括中间的《游园》、《省亲》、《葬花》、《折梅》、《庭训》、《婢间》、《定姻》、《黛殇》,并无端恩《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中的“美人闲斗草”、“芍药醉眠阴”以及“吟诗秋赏菊,持钓夏观荷”等情节,也未有哪一出谈到围棋,是以端恩《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所题咏的也不可能是石韞玉的《红楼梦传奇》。而且石韞玉把宝、黛的爱情悲剧归之于元妃赐婚宝玉、宝钗,这也和端恩四首诗中的言辞意蕴不符。我们再来看题名为“谥箫”的人为石韞玉《红楼梦传奇》所写的《红楼梦乐府题辞》:“箫谱新从月底修,三生绮梦旧红楼,临川乐府先生续,别有梧宫一段愁。”^⑨这也明显和端恩《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的语气意旨不相契合。

①孔令彬:《陈钟麟〈红楼梦传奇〉略考》,《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②一粟:《红楼梦书录》,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15页。

③邓之诚校注,栾保群校点:《骨董琐记全编》(新校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5页。

④一粟:《红楼梦书录》,第315—316页。

⑤张问陶:《船山诗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5页。

⑥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⑦爱新觉罗·端恩《睿亲王端恩诗稿》,第427页。

⑧阿英:《红楼梦戏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13页。

⑨阿英:《红楼梦戏曲集》,第522页。

除了仲振奎、石韞玉的《红楼梦传奇》，其他据《红楼梦》所改编的戏曲及续书尚多，但是这些连仲著及石著都比不上的“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①的作品想来也是不大可能触发端恩深而远的哲理思索的。

综上，我们应该可以肯定让端恩有感而发的是《红楼梦》小说本身，《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的撰写是源于曹雪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巨大魅力。至于端恩为何没有将所作诗题为《戏题红楼梦小说四首》，一方面应该是由于朝廷屡次颁行的明文查禁。作为天潢贵胄的端恩即便不为《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二十《文禁》所言的“一应小说淫辞，严行禁绝……买者，系官罚俸一年”^②中的金钱过分忧心，但前辈帝王比如康熙《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中“幼学断不可令看小说……彼焉知作小说者譬喻、指点之本心哉”^③的深言痛切肯定会给端恩等后世宗室子弟以沉浸心底的敬畏。另一方面应该是缘于当时主流舆论对小说文体的轻哂。小说作为体证“小道”的存在始终处于知识系统的边缘，甚至像凌濛初这样的作家自己都存有鄙薄小说家的某种自卑，适时需要一定程度的对其他小说家的“讨伐”以表自身的高度与态度清醒。^④相对而言，尽管在清代帝王谕旨及官箴家训中有时也会出现“传奇小说”或者是“传奇”这样的字眼，但“传奇”的声誉似乎要远好于“小说”。这其中自然也有“传奇”多用文言写成而“小说”基本关联白话导致的“雅俗”之分有关。在工诗善画、情趣高雅的端恩心目中，“小说”这一词语所关联的多为“侧艳不庄”之辞，而“传奇”则不失为“叙述婉转，文辞华艳”^⑤。而且“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颞门名家而后可称也”^⑥，出于崇古的心绪，也宁愿称呼《红楼梦》为传奇而非小说。

不同于永忠的《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更多的男性文人倾向于称呼《红楼梦》为传奇，比如张问陶《赠高兰墅鹔同年》中的“传奇红楼梦”，方玉润《星烈日记》中的“阅《红楼梦》传奇”^⑦以及吴文治的《读红楼梦传奇感赋二律》等等。相对而言更容易具有文化优越感的闺秀诗人在关于《红楼梦》的咏叹中也大多直呼其为《红楼梦》，或谓之为“红楼梦传奇”。比如孙荪意《题红楼梦传奇》、潘庆澜《戏题红楼梦传奇三律》、金逸《寒夜待竹士不归读红楼梦传奇有作》、莫惟贤《读红楼梦传奇偶感》、范淑《题直侯所评红楼梦传奇》、王猗琴《读红楼梦传奇口占》、王素琴《读友兰姊题红楼梦传奇诗偶成》、姜云裳《偶读红楼梦传奇并孟徽叔芳仲嘉季英四小姑题词率成四绝以博一笑》、谢桐仙《读红楼梦传奇漫成七绝六首并柬呈猗琴姊妹霞裳寿萱两女史》，直至民国三年（1914）《香艳杂志》第3期所刊载徐蕙的题红诗也写作《读红楼梦传奇感而有作》。总之，面对《红楼梦》的“小说”体式，经常出现刻意的回避和称谓上的稍稍变易。中国的智识阶层除了具有立德、立言、立功的正统价值追求，还往往伴随着晕染于诗书温文的风雅氛围从而产生的对细节的讲求。王子猷“何可一日无此君”的爱竹甚或谈得上拘执，但恰是通过这样的自矜表征其作为文人的品性高洁。嘉靖大礼仪时皇帝与群臣之间旷日持久、鲜血淋漓的一字之争，正彰显了他们心目中关乎世道人心的礼制正名。久而久之，集体意识的沉积和个人向往的定位构成了文人心底的不苟和对于细节的小心。

① 鲁迅：《鲁迅自编文集·坟》，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88—189页。

② 程嘉谟等编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四库全书》第62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14页。

③ 清世宗纂：《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四库全书》第717册，第628页。

④ 署名“即空观主人”（即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道：“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闾巷新事，为官阁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褻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有识者为世道忧之，以功令厉禁，宜其然也。”见凌濛初原著、即空观主人评点、韩欣整理：《即空观主人批点二拍》（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页。

⑤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⑥ 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4页。

⑦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28页。

其实端恩对待小说的这种轻视心理在清代宗室文人中非属仅见。爱新觉罗·奕询有《余院隔墙有唱小说者心颇厌之一日九弟见访闻之戏谓余曰隔墙闻俗韵平仄恰成诗句因足成之》云：

雨后暑气除，入户凉飏嫩。虚窗引兴孤，喜逢弟相问。对话坐移时，欢笑恣谈论。谓余此院中，幽景颇秀润。好值晚晴初，树影绿云晕。三径净无尘，得趣皆清隽。一事独拂情，隔墙闻俗韵。听之忽赧然，斯言岂不信。余弟真善言，五字意已尽。笑我赋质愚，才华本驽钝。那堪凡鄙声，嘈嘈日相近。但恐岁月深，致我诗情困。幸有古人书，展读悦方寸。开编心每倾，玩义志每奋。常惜驹隙阴，争此年华迅。区区市井词，琐屑何足愿。^①

不知奕询和其弟隔墙所闻的是什么小说，总之他们觉得这种时常能听到的演唱不辍的市井之词凡鄙不堪，有碍诗情。再来看历来被认为充满诗情画意、境界高雅的《红楼梦》，爱新觉罗·廷璩有《红楼梦八咏》诗，分别吟咏了《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李纨》、《王熙凤》、《邢岫烟》及《妙玉》八人。诗前有“并序”云：

自古艳女名姝，曷可胜数，惜皆被前人题咏殆尽，如百美诸诗，是其明证，遂使后之吟者不能出色翻新，而余又耻拾剩唾，故不为也。因闲阅红楼小说，择其可咏者，得八人焉，固虽属子虚乌有，抑且侧艳不庄，弗犹胜随人脚后，自云捷足者哉！然除八人之外，不无遗美，再俟续咏可也，是为序。^②

廷璩云自己所咏的这八个《红楼梦》人物“侧艳不庄”，与王国维所推崇的“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等，若藐姑射神人，复乎不可及矣”^③截然不同。可见，对于《红楼梦》这样的作品，也是“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④的。

二、进退局促中的剖露心音

王国维曾经说：“《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⑤《红楼梦》“大旨亦黄粱梦之义”^⑥的意蕴本就容易产生人生共通的触动，何况对于处境具有民族和社会背景相似性的宗室文人。《红楼梦》的精微深妙对于端恩来说是极富吸引力的。来看《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的第一首，“谁撰红楼梦，通灵石点头”，端恩与曹雪芹并无直接交往，但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却让端恩大为折服，进而好奇于这部伟大作品的作者到底是谁。“户应称锦绣，乡自引温柔”，曹雪芹红楼一梦的“梦境”是曾经无比真实的锦绣门户、温柔乡里。黛玉在《红楼梦》中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仙草，宝玉则是赤瑕宫的神瑛侍者。只因黛玉要偿还宝玉的灌溉之恩，是以随同神瑛侍者下凡造历幻缘。语似不经，但却非着意造奇之语，曹雪芹“满纸荒唐言”中所要表达的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一把辛酸泪”。^⑦宝玉、黛玉曾经的心有灵犀只剩下“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⑧。至于《红楼梦》中承载了无数忆念与美好的大观园，到底是确有其处还是来自艺术化的虚构，也许只有明了《红楼梦》的创作原由之后才能知晓吧。

《红楼梦》中的繁华一梦、浮生聚散始终是让人感慨唏嘘的，豆官、香菱斗草的闺阁情趣以及宝玉赏花的雅致缠绵也曾让我们沉迷于曹雪芹对小说的诗意化塑造。但天若有情，既为不老，又何须对作

①爱新觉罗·奕询：《俚月轩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71册，第35页。

②爱新觉罗·廷璩：《未弱冠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7册，第705—706页。

③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④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

⑤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第13页。

⑥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第828页。

⑦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18页。

⑧纳兰性德撰，赵秀亭、冯统一笺校：《饮水词笺校》（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6页。

者着意要隐去的人与事究根追底。爱新觉罗·奕绘(1799—1838)有《戏题曹雪芹石头记》云:“梦里因缘那得真,名花簇影玉楼春。形容般若无明漏,示现毗卢有色身。离恨可怜承露草,遗才谁识谪天人。九重斡运何年阙,拟向娲皇一问津。”^①端恩《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之三中也谈到了“顽石温如玉,灵台何处寻”。对于那块随同神瑛侍者下凡历劫的石头,奕绘既说“梦里因缘那得真”,但又好奇地说“拟向娲皇一问津”。端恩似乎更津津乐道于这块温润顽石所经见的痴情儿女事,并对《红楼梦》中的悲欢离合发抒以通脱之“相聚即知音”。不管是“吟诗秋赏菊,持钓夏观荷”,还是“老嫗俗无赖,佳人酸奈何”,不过人生一梦,何必执着于到底是庄周之梦为蝴蝶,还是蝴蝶之梦为庄周呢?

端恩对《红楼梦》的鉴赏所体现的灵悟与超脱似乎也离不开现实生活中的感因。清代皇室宗族看似风光无限,但其实无所事事的迷惘与宦海沉浮的变迁让他们的人生充满着莫名的隐忧与惶惑。以端恩的先祖多尔衮而言,虽权倾一时,但转眼就因政治斗争而落得削爵掘墓的下场。生前风光无限、权势煊赫的睿亲王俨然成了大清帝国的罪人。多尔衮的人生起伏固然有其权威自专的原因,但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感慨还是给多尔衮的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以端恩自己而言,即曾在嘉庆十七年(1812)因早朝误班而遭到嘉庆皇帝的训斥。二十年(1815),又因为管理蒙古围场不善,导致嘉庆帝震怒,斥其“人庸碌无能”,予其“著拔去花翎,逐出乾清门,并著革退领彝大臣都统、署理总理行营事务大臣,仍罚职任俸一年”^②的处罚。端恩的受罚或许看起来也有其自身的“荒忽”因素,但历史的悠久也往往让我们难以了解事件背后真正的原由和当事人的苦衷。总之,“伴君如伴虎”是历史上众多臣子血的经验和教训。身为皇族宗室所带来的不仅是身为天潢贵胄的荣耀,也有政治斗争无情所致的动荡起伏。“不论是在中国的汉、唐、明、清,还是在罗马、奥斯曼等前近代帝国,以骨肉相残的血腥斗争来决定继承权的归属,都是司空见惯的事”^③,对处于继承与权力分配外围的宗室来说,政治的波谲云诡和尔虞我诈都不能不影响到端恩看待《红楼梦》这样一部描绘了四大家族由盛转衰历程的伟大作品。

也许是因为睿亲王一系的兴衰荣辱与《红楼梦》里的荣、宁二府有太多的可比附性或者说相似性,所以历来说多尔衮影射《红楼梦》中贾赦、贾政的说法屡见不鲜。比如“小说中的贾赦、贾政,不正是‘摄政’二字的索隐吗”?^④再比如“贾琏与贾环都隐射多尔衮的义子多尔博”。^⑤诸如此类的例子尚多,此不一一赘述。

如果说将《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与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加以一一对应的举措失之穿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止步于睿亲王府与贾府之间的比附,而去体察他们所共通的对于人世悲欢的慨叹和浮生如梦的感伤。爱新觉罗·奕绘于庚辰年即嘉庆二十五年(1820)作有《游睿邸梦园八首》,诗题后注明梦园“即会心园更名”^⑥。前此,戊寅年即嘉庆二十三年(1818),奕绘还写有《送睿邸会心园》。^⑦可见,把会心园改成梦园,即在嘉庆二十年(1815)端恩被嘉庆帝斥为“庸碌无能”之后不长时间。把“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⑧的“会心”改成“如梦幻泡影”的“梦园”,不难想见端恩心态的变化。又根据《中国陶瓷艺术大典》^⑨所言的“睿邸退思堂制”瓷器属睿亲王端恩及其子仁寿,可知端恩有堂名“退思堂”,这也是取自《左传·宣公十二年》“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意。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上元节,奕绘到淳颖第六子、端恩之弟裕恩的镜春园过节,当时奕绘正在病

①爱新觉罗·奕绘:《观古斋妙莲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00册,第381页。

②《仁宗睿皇帝实录》,《清实录》第3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0页。

③[美]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

④王兰顺:《两座睿王府一部〈红楼梦〉》,《北京档案》2014年第4期。

⑤隋邦森、隋海鹰:《大观园里的替身——〈红楼梦〉索隐之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21页。

⑥爱新觉罗·奕绘:《观古斋妙莲集》,第390页。

⑦爱新觉罗·奕绘:《观古斋妙莲集》,第371页。

⑧刘义庆著,黄征、柳军哗注释:《世说新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⑨马冀良、马冀武编著:《中国陶瓷艺术大典》,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35页。

中,而裕恩亦因失察而革职家居,沉闷抑郁中,奕绘写成《上元夜宿镜春园感旧作十六韵》:

别墅春如镜,春来景寂寥。入门惊燕雀,穿径碍礁峣。败苇填荒渚,层苔泥画桡。避人藏驯鹿,接客识狸猫。斜照翻鸦背,余寒怯柳腰。残山通短棹,剩雪慑危桥。草长根为药,松枯叶当樵。厨空鼯鼠瘦,书散蠹鱼骄。几案梁尘护,床茵屋漏浇。蝶稀花有恨,池涸月无聊。蛛网欺云幔,蜂窝上绮寮。旧诗吟木客,深院锁花妖。曲欲衷情诉,游难故侣邀。迹寻今昔梦,封验短长条。灯隐邻家树,声来隔院箫。长廊闲绕遍,清咏答良宵。^①

诗歌作为泄导人情的凝炼语言,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总会具体影响到个体的感知和体验,从而在诗歌中形成一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类型化、同质化形象。奕绘诗中“驯鹿”“狸猫”“鼯鼠”“蠹鱼”“蛛网”“蜂窝”这类荒寒冷怪的意象无不表征了宗室文人忧虑于尊荣身份与没落清凄之间的社会心理。犹疑不安、祸福难料已经成了宗室文人群体性的阴影。昔日之梦的绮丽繁华和今日梦醒的冷寂感伤,正与《红楼梦》的幻灭不谋而合,不过是彼此表现的方式不同,蕴蓄的感情有或浅或深的差别而已。

端恩在《戏题红楼梦传奇四首》中谈到“通灵石点头”以及“顽石温如玉”,这块由女娲娘娘炼就的补天之石正是《红楼梦》中阴晴圆缺的见证人和记录者。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奇异灵透之石陪同端恩及其子孙经历了人世的离合聚散。奕绘有一首《睿邸太湖石赞》云:

石来吾语汝:玲珑尔身,空洞尔腹。精卫难衔,苍天难补。尔虽无材,殊胜女娲之辛苦。

不入匠石之门,而入于贤王之府。以不材而全其天,石哉!吾深有取于汝。^②

《庄子·山木》记载说:“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③无论是大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还是后文中主人之雁因不能鸣叫而见杀,都充满了人世多患的局促不安。奕绘对端恩府中太湖石“玲珑尔身,空洞尔腹”的戏谑之言,“吾深有取于汝”的表面圆融实则愤激,都体现了宗室文人徘徊于儒家立身修德意识沉积和道家思想全身远害心态超脱之间的矛盾和犹疑。

爱新觉罗·奕詝(1827—1850)《乐循理斋诗稿》有《永通丈人歌》(并序)^④写得更透迤有致。序文言:“乾隆间,和相大启园亭,穷极壮丽。其富春楼前有石二,一立一卧,自房山辇置者也。和相籍没后,园归先伯祖成哲亲王,曾题此石为‘永通丈人’,命工镌于背,常与名流宴赏其下。王薨,园亦荒废。自是内府有工筑瓦木,辄取资焉。园后再归睿邸,亭榭所存无几,而楼与石岿然无恙。余尝数诣睿邸,留连竟日,池台树木,较之成邸当日,已仅百分之一,而其窈曲缭深之势,约略可想,何啻季伦金谷也。一日,与睿邸宴楼下,忆及伯祖时宾从之盛,不禁慨然今昔之感,因言物之传不传信有数存。使和相得常居此园,不过朝歌暮舞,固不以此石为重也,亦惟其如此,是以不得常居此园也。夫石之为物,体坚质巨,非若珠玉玩好,为奴辈所利,固有足以自永者。然值此园之废,不遭颠踣之厄,亦将埋没于榛莽之间,人无过而问者矣。及为伯祖所有,始邀名王点笔之荣,增其声价,是此石托吾伯祖以永也,非数使然与?余于伯祖,无能为役,其将托此石以永乎?爰请睿邸命工写图,以尺度之,得丈有三尺,并为诗以记之。”其诗曰:

我梦不到香炉峰,那知万丈烟云重。一甃坐破不出户,虽有奇迹无由逢。画工生面竞传写,颇疑转失山真容。春明何处泉石好,睿邸园林著名早。主人好客情至殷,约我频来事幽讨。高楼虚敞开琼筵,坐客风骨如神仙。主人欲醉客倾倒,共邀石丈当阶前。日光射入窗户

①爱新觉罗·奕绘:《观古斋妙莲集》,第386页。

②爱新觉罗·奕绘:《观古斋妙莲集》,第366页。

③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第534页。

④爱新觉罗·奕詝:《乐循理斋诗稿》,《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3册,第479—480页。

紫，谿谿僵立苍龙子。森然爪牙摩锋铍，深谷千年炼精髓。无乃巨灵手臂太华开，一片余此先天胎。不然娲皇检取五色备，天风吹落洪炉灰。九华顿入壶中隘，谁识壶中胜尘界。不羨奇章甲乙评，折腰却受南宫拜。南山白额留皮毛，英雄应与龙城遭。或学黄公化老父，圯桥一卷遗兵韬。高人羽化英雄死，姓字辉煌照青史。沉沦莫厌随清流，千年埋没空山里。素璞凿破难全真，置身遂与繁华邻。一旦东门叹黄犬，凄凉台榭生荆榛。摩挲细玩淋漓墨，题字纵横瞻笔力。嘉名幸荷丈人称，独立岂能常不泐。主人叹惜难为留，停杯相对情悠悠。吟成掷笔一长啸，石若有灵应点头。

清人习惯以“某邸”尊称某王爷，比如爱新觉罗·永璘的诗题《季秋与睿邸郑邸小集先月楼》（肃邸楼也）。奕劻生于道光七年（1827），卒于道光三十年（1850），得年仅二十有四，是以其诗中所言的“睿邸”应即第十代睿禧亲王仁寿，也就是端恩之子。虽然宗室皇族往往俸禄优厚，但“一旦东门欺黄犬，凄凉台榭生荆榛”，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血腥史实还是让他们不时感到犹疑与惧怕。秦代李斯曾经劳苦功高，权倾一时，但转眼就“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①，为官遭祸，抽身悔迟，怎能不让处身权力旋涡的皇室宗族感到惧怕呢。

不难发现，端恩等宗室文人的人生经历以及生活境遇与《红楼梦》中的情节旨蕴甚至是细微场景都存在许多共通之处。这既是因为曹雪芹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思考所致成的小说思想境界的哲理提升，也可以看出《红楼梦》艺术构思过程中对现实人生的广阔取径。而宗室文人对《红楼梦》的相关题咏，也让我们得以体见他们虽宠遇优渥但祸福旦夕的生活和心境。端恩《兰亭轴》诗中有云：“谁解绘其真，景不在林丘。”^②这里说的虽然不是《红楼梦》，却贴切形容了宗室文人与这部伟大作品的微妙关系。

（责任编辑：高峰）

Who Can Understand Them? Duan En's Poems abou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Royal Literati in Qing Dynasty

LI Gui-lian

Abstract: Literature is an indirect reflection of real life. The cultural traits of a social group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blems and environment facing them. The royal literati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granted considerable privileges by the imperial totalitarianism,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lived under great stress imposed by the very system. The members of the royal clan, represented by Duan En who received good education and was good at putting into words his thoughts and feelings, were inclined to make friends and express their worries and anxieties through poems and songs. Since Cao Xueqin, the author of the great Chinese classic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as a member of the Han bannermen, he was well known to the circle of the royal literati, who felt great affinity with this literary master and his masterpiece. In Cao's work, which indicates the decline and the eventual collapse of the feudalism, these learned members of the royal clan could find that it was their own stories that were related. While showcasing the authors' refined taste and enjoyment of leisure, the poems written by people like Duan En about Cao'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show that they were anxiously disillusioned to some extent with the meaning of life, for they were often ignored or even abandoned by the system although they tried hard to pursue social and political achievements according to the Confucian teachings.

Key words: Duan En; royal literati; poems abou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social psychology

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62页。

②爱新觉罗·端恩：《睿亲王端恩诗稿》，第341页。